

论元晓不羈*

金世煥**

〈目 录〉

1. 佛教传入韩国
2. 悟道塚坟 - ‘三界唯心’
3. 僧俗不二
4. 和百家之异诤
5. 余 言

【内容提要】 元晓大师是新罗时代的高僧，其修行方式与佛学思想在东亚佛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对照《宋高僧传》与《三国遗事》两方面的文献，可对元晓大师的人格与思想有更全面了解。在此基础上研究他的佛学著作，可看出他的‘三界唯心’、‘僧俗不二’、‘和诤百论’的思想与其为人个性有着重要的关系，也是他在佛教东传中的重要贡献。

1. 佛教传入韩国

关于佛教传入韩国，有一个释顺道的传说，流传甚久。

释顺道，不知何许人也，迈德高标，慈忍济物，誓志弘宣，周流震旦，移家就机，诲人不倦。句高丽第十七解味留王(或云小兽林王)二年壬申夏六

* 此文原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唐代西域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18~26日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发表文，此为修订稿。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fund for Humanities & Social Studies at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1”

** 釜山大学校 人文大学 中文学科 教授

月，秦苻坚发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于是君臣以会遇之礼，奉迎于省门，投诚敬信，感庆流行。寻遣使回谢，以贡方物。或说：顺道从东晋来，始传佛法。则秦晋莫辨，何是何非。师既来异国。传西域之慈灯。¹⁾

《海东高僧传》即韩国古代的名僧略传。此书卷第一叙述顺道、亡名、义渊、阿道、法云等人的事迹。卷第二叙觉德、智明、圆光、安含、慧业等人。此书卷首记有‘京北五冠山灵通寺住持教学、赐紫沙门臣觉训奉宣撰’字样。可知作者是奉王命敕撰的。据《大正新修大藏经》校勘者判定此书作于高丽高宗第二年，相当于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卷一前作者叙述了佛教入朝鲜之大略经过。其文云：

若我海东，则高句丽解味留王时，顺道至平壤城。继有摩罗难陀从晋来于百济国，则枕流王代也。后于新罗第二十三法兴王践祚，梁大通元年丁未三月十一日，阿道来止一善县，因信士毛礼隐焉。……自尔圆光、慈藏之徒，西入传法，上下信敬，内外奉行，先呼而后应，日益而月增，遂使于三韩及我圣祖旧鼎尤尊佛教，凡制度多用佛教，守文继体之君，传而不失。惟大祖四代孙大觉国师于宣王三年乙丑四月，航海求法，东至于洋，导其百派，大小始终顿圆之五教，各得其所，复归于正。……自顺道入句高丽，至今八百四十四年矣，且道不自弘，弘之由人。故著流通篇以示于后。²⁾

释顺道是何处人，已经很难说明。但是他是前秦苻坚派遣来到平壤，应是第一个将西域文化传入到韩国的人。因此，早在四世纪，由于佛教文化的影响韩国就与西域发生了联系。

韩国的佛教流传发展得很快，在百济、新罗都很兴盛。尤其是唐朝的玄奘法师（602年~664年）历经十七年的艰难刻苦求法于天竺后，带着六百五十七卷佛经回国，专心翻经的消息传到新罗，很多僧侣踊跃向往唐都长安求学，有些人直接进入玄奘法师门下做了很成功的弟子。不过，元晓却是一个例外，虽然没有入唐留学，却对韩国佛教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韩国是一位家

1)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海东高僧传卷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东京，昭和三十五年）1016页。

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海东高僧传卷第一》 1015页。

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而且，他的著作多流传到中国，得到唐宋高僧的肯定，成为中国佛学的经典，这本身就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传奇。

关于元晓(617~686)的生平，《宋高僧传》有比较全介绍，这是本书中少有的外国僧人的传记：

释元晓，姓薛氏，东海湘州人也，卅[彭采]之年惠然入法，随师稟业，游处无恒，勇击义围，雄横文阵，屹屹然，桓桓然，进无前却，盖三学之淹通，彼土谓为万人之敌，精义入神为若此也。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契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锡，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闾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时国王置百座仁王经大会，遍搜硕德，本州以名望举进之。诸德恶其为人，潜王不纳。居无何，王之夫人脑婴痛肿，医工绝验，王及王子臣属祷请山川灵祠无所不至。有巫覡言曰：苟遣人往他国求药，是疾方瘳。王乃发使，泛海入唐募其医术。涨之中忽见一翁，由波涛跃出登舟，邀使人入海睹宫殿严丽，见龙王，王名铃海，谓使者曰：汝国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宫中先有金刚三昧经，乃二觉圆通示菩萨行也。今托仗夫人之病为增上缘，欲附此经出彼国流布耳。于是将三十来纸，重沓散经，付授使人，夏曰：此经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膈肠而内于中，用蜡纸缠滕以药傅之，其喘如故。龙王言：可令大安圣者铨次缀缝，请元晓法师造疏讲释之。夫人疾愈无疑，假使雪山阿伽陀药力亦不过是。龙王送出海面，遂登舟归国。时王闻而欢喜，乃先召大安圣者黏次焉。大安者不测之人也，形服特异，恒在市廛，击铜钵唱言“大安、大安”之声，故号之也。王命安，安云：但将经来不愿入王宫阙。安得经，排来成八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将付元晓讲，余人则否。晓受斯经，正在本生湘州也。谓使人曰：此经以本始二觉为宗，为我备角乘。将案几在两角之间，置其笔砚，始终于牛车，造疏成五卷。王请克日于黄龙寺敷演，时有薄徒窃盗新疏，以事白王，延于三日。重录成三卷，号为略疏。泊乎王臣道俗云拥法堂，晓乃宣吐有仪，解纷可则，称扬弹指，声沸于空。晓夏昌言曰：昔日采百椽，时虽不预会，今朝横一椽处，唯我独能。时诸名德俯颜惭色，伏膺忏悔焉。初晓示迹无恒，化人不定。或掷盘而救众，或喂水而扑焚，或数处现形，或六方告灭，亦杯渡志公之伦欤。其于解性，览无不明矣。疏有广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

华，后有翻经三藏，改之为论焉。系曰：海龙之宫自何而有经本耶。通曰：经云：龙王宫殿中有七宝塔，诸佛所说诸深义别有七宝篋满中盛之，谓十二因缘总持三昧等。良以此经合行世间，复显大安、晓公神异。乃使夫人之疾为起教之大端者也。³⁾

在赞宁笔下，元晓既是一个聪明绝顶的高僧，又是一个行为独特无拘无束的狂僧。传记的重点是在于以为国王夫人治病一事说明金刚三昧经之神异，并以一种传奇的方式说明了元晓所作《金刚经疏》形成的过程。与《太平广记》中所收的一些故事很相似。但是，这个故事不只是强调《金刚经》之神灵，而是突出元晓所疏之神异，其本身也表明元晓的著作在当时佛学中影响之大。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高僧传》作者还认真考证元晓传说中的海龙宫有金刚经之事是可信的。现在在釜山仍有海东龙宫寺，是由懒翁大师创建于1376年高丽遇王时期，或许与这一传说有一定的关系。

赞宁（919~1001）是北宋初的僧人，其《大宋高僧传》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奉诏编撰，历时七年（989）完成，这已在元晓身后三百年了，这应是随着他的著作影响越来越大，关于他的传说也越来越多了。

2. 悟道家坟 - ‘三界唯心’

《高僧传》所记元晓的事，并不见于其他的唐文献中，其来源应是由高丽僧人传到宋朝的。在韩国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记资料，其中以《三国遗事》所记较早，如关于他的出生，则曰：

圣师元晓，俗姓薛氏，祖仍皮公，亦元赤大公，今赤大渊侧有仍皮公庙。父谈捺乃末。初示生于押梁郡南（今章山郡）佛地村北栗谷袈罗树下。村名佛地，或作发智村（俚云弗等乙村）。袈罗树者，谚云；师之家本在此谷西南，娠而月满，适过此谷栗树下，忽分产而仓皇不能归家，且以夫衣挂树，而寝处其中，因号树曰袈罗树。……初母梦流星入怀，因而有娠，及将产，有五色云覆地。真平王三十九年，大业十三年丁丑岁也。生而颖

3)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宋高僧传卷第四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条》，730页。

异，学不从师。其遊方始末，弘通茂迹，具载唐传与行状，不可具载。⁴⁾

《三国遗事》不是正史，普觉国师一然(1206—1289)撰写而成，全书佛教色彩较浓厚，不过主要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真平王三十九年是西元617年，这时候新罗国力很兴盛，一直向外发展，快要统一(668)三国之前，和唐朝交流也日盛，已经有很多人去唐都长安留学了。元晓“生而颖异，学不从师”，暗示他自成学业。像当时多数僧人一样，他也想赴唐学佛，他和义湘是同学，“慕奘三藏慈恩之门”⁵⁾，结伴而行。《三国遗事》也有记载：

法师义湘，……未几西图观化，遂与元晓道出辽东边，戍逻之为谍者，因闭者累旬，仅免而还。⁶⁾

这可能是第一次，其后他们又有了第二次的试图。不过关于第二次的入唐各本书的记载都稍微不同。在此条下三种不同的记载比较。最早延寿的《宗镜录》说：

如昔有东国元晓法师、义相法师，二人同来唐国寻师。遇夜宿荒，止于冢内，其元晓法师因渴思浆，遂于坐侧见一泓水，掬饮甚美。及至来日观见元是死尸之汁，当时心恶吐之，豁然大悟，乃曰：“我闻佛言，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故知美恶在我，实非水乎”遂却返故园广弘至教。⁷⁾

《宋高僧传》云：

与元晓法师同志西游，行至本国海门唐州界，计求巨舰，将越沧波。倏于中涂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龕间隐身，所以避飘湿焉。迨乎明旦相视，乃古坟骸骨旁也。天犹霏霖，地且泥涂，尺寸难前，逗留不进，又寄埏埴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为怪。晓公叹曰：前之寓宿谓土龕而且安，此夜

4) 一然著，《三国遗事》卷第四元晓不羁条》

5)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宋高僧传卷第四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条》，730页。

6) 《三国遗事》义湘传教条》

7)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八卷、宗镜录卷第十一》，477页。

留宵托鬼乡而多崇，则知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龕坟不二。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我不入唐。却携囊返国，湘乃只影孤征，誓死无退。⁸⁾

宋释惠洪撰《林间泉、卷上》云；

唐僧元晓者，海东人。初航海而至，将访道于名山。独行荒陂，夜宿冢间，渴甚，引手掬于穴中，得泉甘凉。黎明视之，髑髅也。大恶之，尽欲呕去。忽猛省，大叹曰：“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髑髅不二。如来大师曰：‘三界唯心’岂欺我哉！”遂不复求师，即日还海东，疏《华严经》，大弘圆顿之教。⁹⁾

记录内容大体相同，只是打比喻的材料有些不同。共同的就是元晓觉悟到‘三界唯心’的佛道，而决然返国不再向外求学了。这些故事是否事实，难以知道，不过可以知道元晓与留学僧不同，他确实没有去唐留学，终身都在本国完成自己独到的学业了。他说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是他自己的觉悟，还是受到玄奘法师的唯识影响，难以推测。不过这时候各种汉籍都已经传到新罗，他接受了唯识理论，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他的这种不求外学专意心悟的求学方式，不仅在东方佛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韩国的学问史上也影响甚大。

3. 僧俗不二

关于元晓的出家行迹及生涯不见具体记载，但有片段的奇闻异行很多。他不守出家人生活规范，可能他一生都不受拘束于戒律，甚至比一般人更自由奔放了。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他在白昼大路上喊叫要配偶，而且终于做成父亲了。此事见于《三国遗事》：

8)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宋高僧传卷第四唐新罗国义湘传条》，729页。

9) 慧洪觉范撰述，《林间泉上》，海印寺藏经阁，庆南，佛纪2533，附泉20~21页。

师尝一日风颠唱街云；“谁许没柯斧，我砍支天柱。”人皆未喻，时太宗闻之曰；“此师殆欲得贵妇，产贤子之谓尔。国有大贤，利莫大焉。”时瑶石宫（今学院是也）有寡公主，敕官吏觅晓引入，官吏奉敕将求之，已自南山来过蚊川桥（沙川，俗云年川，又蛟川。又桥名榆桥也。），遇之，佯堕水中湿衣裤。吏引师于宫，褫衣晒，因留宿焉。公主果有娠，生薛聪，聪生而睿敏，博通经史，新罗十贤中一也。¹⁰⁾

元晓‘风颠唱街’必定是针对‘寡公主’，不过身为大师无法找媒求婚，因而他唱出自己的心愿传给宫室，这并不是一时冲动破戒，应是他个人心有打算的。元晓既有掷盘救众等的神通力传说，说不定他本来就为国家多加“国有大贤”的意图。不用说释迦摩尼本身就有妻子，人都有父母，这是自然，对元晓来，做父亲可能并不是违背佛道。从此后元晓自己超脱僧侣的准则，自称‘居士’而度过不再受拘束的生活了。据《宋高僧传》他实在自由奔放；

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锡，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闾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¹¹⁾

志公就是南朝的保志（418~514），据《高僧传》；

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上，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¹²⁾

元晓不受戒律拘束的生活应该有典范，维摩诘居士也有妻子儿女，而且他的女儿月上女度化了诸童子入佛道，表现出“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¹³⁾的境界。关于这种生活方式，《

10) 《三国遗事·卷第四元晓不羈条》

11)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宋高僧传卷第四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条》，730页。

1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高僧传卷第十》，394页。

13)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四卷、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539页。

《三国遗事》也有专门的记载：

晓既失戒生聪，已后易俗服，自号小性居士。偶得优人，舞弄大瓠，其状瑰奇，因其形制为道具，以《华严经》无碍人，一道出生死，命名曰无碍，仍作歌流行于世。尝持此千村万落且歌且舞，化咏而归。使桑枢瓮牖获猴之辈，皆识佛陀之号，咸作南无之称，晓之化大矣哉。¹⁴⁾

元晓的还俗并不是说脱离佛教，与凡俗打成一片的生活之中，自己实行佛道于俗世的方便而已。自然的法则不会有障碍，一切顺利而运行，只有人自作聪明，做出许多戒律，结果终身碰着障碍而烦恼。元晓追求“无碍”，就是要实现“千村万落且歌且舞”的佛国土。可见，佛家也充分肯定了他的这种“化佛于俗”的行为方式。

高丽时代李奎报作有《八月二十日题楞迦山元晓房并序》：“边山一名楞迦，昔元晓所居方丈，至今犹存。有一老比丘独居修真，无侍者，无鼎铛炊爨之具，日于苏来寺趁一斋而已。”诗曰：“循山度危梯。迭足行线路。上有百仞巅。晓圣曾结宇。灵踪杳何处。遗影留鹅素。茶泉贮寒玉。酌饮味如乳。此地旧无水。释子难栖住。晓公一来寄。甘液涌岩窦。吾师继高躅。短葛此来寓。环顾八尺房。唯有一双屐。亦无侍居者。独坐度朝暮。小性（晓师俗号小性居士。）夏生世。敢不拜倭区。”¹⁵⁾对元晓大师脱离人世清心寡欲的苦隐生活非常敬佩。又作《小性居士赞》曰：“剃而髡则元晓大师，发而巾则小性居士。虽现身千百，如指掌耳。此两段作形，但一场戏。”¹⁶⁾对他僧俗一体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向往，并感到有极大的人格魅力。

4. 和百家之异诤

元晓追求‘无碍’而实现佛道的精神，都融合在他的论著之中。元晓一生著述很多，大略有80余部200余卷，广及佛教经、论、律及各家各派的学说

14) 《三国遗事》卷第四元晓不羈条》

15) 《韩国文集丛刊1、东国李相国全集卷第九》，390页。

16) 《韩国文集丛刊1、东国李相国全集卷第十九》，491页。

都包含在内，不过今存只有22种，主要有《金刚三昧经论》、《法华经宗要》、《涅槃经宗要》、《佛说阿弥陀经疏》、《十门和诤论》、《华严经疏》、《大乘起信论疏》、《起信论别记》、《判比量论》、《游心安乐道》¹⁷⁾等等。这些著述都传到了中国，中国佛教诸宗派受到他著述的影响也很多。元晓完成《金刚三昧经疏》，“疏有广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华，后有翻经三藏，改之为论焉”。¹⁸⁾ 足见，其著已具有经典地位了。他在该书的开头说道大意；

夫一心之源离有无而独净，三空之海融真俗而湛然。湛然融二而不一，独净离边而非中，非中而离边，故不有之法不即住无，不无之相不即住有。不一而融二，故非真之事未始为俗，非俗之理未始为真也。融二而不一，故真俗之性无所不立，染净之相莫不备焉。离边而非中，故有无之法无所不作，是非之义莫不周焉。尔乃无破而无不破，无立而无不立，可谓无理之至理，不然之大然矣。是谓斯经之大意也。¹⁹⁾

从此可见他僧俗不二的修行法以及追求‘无碍’的基本思维都融合在他著述中。在佛国净土岂有真俗之分，边中之差，有无之别，是非之辨！那时候的很多宗派，都是同归殊途而各有道理的。元晓超脱各种宗派的界限，统摄不同的思想派别进行融会贯通，提出“和百家之异诤”论，《涅槃宗要》云；

由良广荡无崖甚深无底，以无底故无所不穷，以无崖故无所不该。统众典之部分，归万流之一味。开佛意之至公，和百家之异诤。遂使扰扰四生，僉归无二之实性。梦梦长睡并到大觉之极果，极果之大觉也。²⁰⁾

元晓既认为‘僧俗不二’，各宗派的众论也是都可“归万流之一味”而“并到大觉之极果的”。《涅槃宗要》又有说明；

17) 《国译元晓圣师全书1~6》，大韩佛教元晓宗元晓全书国译刊行会，首尔，1987。

18)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宋高僧传卷第四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条》，730页。

19)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四卷、金刚三昧经论卷上》，961页。

20)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八卷、涅槃宗要》，239页。

如彼盲人各各说象，虽不得实非不说象。说佛性者亦复如是，不即六法不离六法，当知此中六说亦尔。²¹⁾

各各说法都是至于法门的一途径，不违背佛道，不过不足以呈现全貌，就像是盲人摸象。摸到脚的、鼻子的、尾巴的，都不是不对的，只是限于片面而没有把握全体而已。《涅槃宗要》最后结为；

是知佛意深远无限，而欲以四宗科于经旨，亦以五时限于佛意，是犹以螺酌海，用管窥天者耳。²²⁾

每家的宗派就是‘螺’或‘管’，不过和争并不是把众说综合起来，这又是另一个‘螺管’。《菩萨戒本持犯要记》有较详细的说明；

然佛道广荡，无碍无方，永无所据，而无不当。故曰；“一切他义，咸是佛义”百家之说，无所不是，八万法门，皆可入理。而彼自少闻，专其样狭见，同其见者，乃为是得，异其见者，咸谓脱失，犹如有人苇管窥天，谓诸不窥其管内者，皆是不见苍天者矣。是谓恃少讪多愚也。²³⁾

‘百家之说’都是语言来表达，受语言的界限，这就是‘苇管窥天’。语言是一种陷阱，我们时常陷入语言的混肴，反而失去本意。语言的字面意义必定招来争论，元晓特别关注语言的这种问题，在《十门和诤论》提到；

我寄言说，以示绝言之法，如寄手指，以示离指之月。²⁴⁾

‘和诤’先要离开语言的字面意义，把握整体的本意。各种说法也是一样，不要拘泥于文句，要读破文外的要点，如此能得到本意。

21)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八卷、涅槃宗要》，249页。

2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八卷、涅槃宗要》，255页。

23)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五卷、菩萨戒本持犯要记》，919页。

24) 《元晓圣师全书卷五、十门和诤论》，792页。

5. 余 言

‘和诤’可说是元晓独到的创见。不过‘和’本来中国思想史上受到很重视的一个思维关键。早就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²⁵⁾，以‘和’来当作人与人之间一个重要的伦理原则。孔子说‘和为贵’，孟子接着孔子的说法，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²⁶⁾的主张。《易传》也有“保合太和，乃利贞”²⁷⁾之说，《中庸》便以‘中’‘和’为天下之‘大本’、‘达道’。如此看来‘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想法，韩国受到这个影响也应该很久。

元晓曾仰慕玄奘法师而想入唐求学的时代，新罗汉学已经很兴盛，据《三国史记》崔致远在《鸾郎碑序》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²⁸⁾可见风流道本身已经包含有儒教的“忠孝”、道教的“无为”、佛教“善恶报应”的道理，而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为新罗普遍的思想。

元晓虽然没有去成唐朝，不过他对汉学及佛学已经圆融会通，以和各种争论来开佛学的新境界，可称是元晓独到伟大的成就。而且，这一学说要早于崔致远等人的和融三家之说很多年。因此，在东方思想史上也应有重要的地位。

元晓的‘和诤’也许包含着当时新罗人的‘和白’制度。若国家有大事，则百官聚集在庆州的一灵山开大会，得到全体的同意才议决。《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东夷》也有记载；“事必与众议，号‘和白’，一人异则罢”这是打破多数人为中心的社会构造，而尊重少数人，以‘和’社会各阶各层的意见及要求，是非常高水平的政治制度，也是很独特的文化。如果我们采用这种制度，一年一件事也决不了，因为我们对于“和诤”的认识水平远不如一千几百年前的他们。

25) 《论语·子路》

26) 《孟子·公孙丑下》

27) 《周易·乾卦·象传》

28)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三十七年条》

元晓留存的诗文不多，不过当时在新罗颇有影响，如崔致远在《无染和尚碑铭》有云：

罄石夏刊石，藏形且显迹。鹄塔点青山，龟碑撑翠壁。是岂向来心，徒劳文字覩。欲使后知今，犹如今视昔。君恩千载深，师化万人钦。谁持有柯斧，（注：元晓诗：谁许没柯斧。以作撑天柱。）谁倚无弦琴。禅境虽没守，客尘宁许侵。鸡峰待弥勒。长枉东鸡林。²⁹⁾

他已将元晓的诗句作为名典来引用，这说明元晓的诗也得到象崔致远这样的大文豪的重视。

大觉国师义天（1055～1101）在他的《祭芬皇寺晓圣文》中对元晓极为赞叹说：

唯我海东菩萨（元晓），融明性相，隐括古今，和百家异诤之端，得一代至公之论，而况神通不测，妙用难思，尘虽同而不污其真，光虽和而不渝其体，令名所以振华梵，慈化所以被幽冥。³⁰⁾

义天是在高丽时代与智讷并称为高丽佛教“双璧”的人物，高丽第十一代王文宗的第四子。幼时出家，北宋元丰八年(1085)来中国，广学天台宗教义、元昭学律宗戒律以及禅宗和梵学等。他回国之时携带佛典经书1000多卷，加以注释、校对、补遗和整理，世称“义天《续藏经》”，又称“高丽续藏经”，其著作存有《大觉国师文集》23卷、《大觉国师外集》13卷、《圆宗文类》及《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等。

义天在上述祭文中充分表达了对元晓的深厚仰慕之情，在他看来，元晓最大的贡献就是能和百家异诤，并非常自豪地指出元晓作为海东一僧能完成和融百家学说的伟业已在中国与印度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对中国、日本的佛学都有研究，所以能够以国际化视野突出元晓大师在东方学术史上的地位。这应是由西域涌来的佛学潮流到了“海东”后激荡出新的潮流与回音。

29) 崔致远著，《孤云先生文集·卷之二》，景仁文化社，首尔，1993. 123页。

30) 义天著，《大觉国师文集·卷第十六》，景仁文化社，首尔，1993. 189～190页。

<参考书目>

- 《国译元晓圣师全书1~6》，大韩佛教元晓宗元晓全书国译刊行会，首尔，1987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四卷、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东京，昭和三十五年）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四卷、金刚三昧经论》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八卷、涅槃宗要》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五卷、菩萨戒本持犯要记》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八卷、宗镜录卷》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高僧传》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宋高僧传》
-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海东高僧传》
- 慧洪觉范撰述，《林间录上》，海印寺藏经阁，庆南，佛纪2533
- 一然著，《三国遗事》
- 金富轼著，《三国史记》
- 崔致远著，《孤云先生文集》，景仁文化社，首尔，
- 义天著，《大觉国师文集》，景仁文化社，首尔，1993
- 《韩国文集丛刊1、东国李相国全集》
- 《论语》
- 《孟子》
- 《周易》
- 《精选元晓》，大韩佛教曹溪宗出版，2009
- 《元晓》，고영섭 편저, 예문서원, 2002
- 《韩国思想史大全集1》，成乐熏编，同和出版公社，1972
- 《역사로 읽는 원효》，김상현 지음, 고려원, 1994

<국문제요>

元曉大師는 매우 특이하고도 영향력이 컸던 高僧이었다. 승려의 신분

으로 아이까지 갖고 생활에는 僧俗을 따로 구분하지 않았다. 義湘法師와 함께 唐으로 유학을 가다가 “三界唯心”임을 깨닫고 叢道에서 돌아와 自力으로 깨달음을 얻었고 아울러 經典의 註釋과 佛道에 대한 저술에 힘썼다.

이 논문은 학회발표장소가 中國의 西域(烏魯木齊)임을 감안하여 大師의 偉業과 그 특징을 소개하고자 하였다. 특히 三界唯心の 깨달음을 바탕으로 하여 僧俗을 함께 포용하는 會通의 정신을 살펴보고자 하였다.

元曉大師는 佛國淨土에 ‘眞俗’, ‘邊中’, ‘有無’, ‘是非’ 등의 구분이 없음을 드러내고자 하면서 여러 종파를 統攝으로 融合하고자 하였다. 大師의 《十門和諍論》에서 제기된 “和百家之異諍”論은 이러한 배경에서 이루어진 심오한 사상으로 中國에까지 영향을 크게 미쳤다.

大師는 一生에 걸쳐 大略 80余部200余卷의 저술이 있었지만 현재는 22種만이 전해지며 그 중에서 《佛說阿彌陀經疏》, 《金剛三昧經論》, 《法華經宗要》, 《涅槃經宗要》, 《判比量論》, 《十門和諍論》, 《華嚴經疏》, 《大乘起信論疏》, 《起信論別記》, 《游心安樂道》 등은 우리나라의 佛敎 토착화에 주춧돌의 역할을 하였으며 아울러 中國에서도 크게 주목을 받은 저술들이었다.

关键词 : 元曉, 三界唯心, 僧俗不二, 無碍, 和諍

투 고 일 : 2012.10.30

심 사 일 : 2012.11.10~11.30

게재확정일 : 2012.12.21